

秦基伟重访和顺记

冯建平

1985年春，中国人民抗战胜利40周年前夕，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当年秦赖支队的司令员秦基伟重访和顺。彼时，我作为和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参与接待准备工作，并随同当时的县委书记赵迪南、县长王可福陪同秦基伟，专程到横岭镇翟家庄村看望当年的房东，看望翟家庄干部群众。秦赖支队是威震太行的一支抗日劲旅。1937年11月27日，八路军129师将太谷、榆次、平定等地游击队整合，在和顺县石拐村（后迁至翟家庄、会里村）成立“晋冀豫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简称秦赖支队，由秦基伟任司令员、赖际发任政委。这是太行山首支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初期600余人，后发展为5000余人的主力部队。支队参与粉碎日军“六路围攻”“九路围攻”、百团大战等战役，并在和顺地区建立基层政权、发展群众抗日力量，为太行根据地巩固奠定了基础。

1985年4月4日，我召集相关部门研究接待准备工作。史志办朱锁全汇报说，秦赖支队在横岭一带驻扎共两

毛泽东主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习近平主席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右铭。”

徐文科就是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血性胆魄的革命战士。

彭德怀元帅曾高度赞扬：“徐文科心里装的只有战友，只有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60年前，笔者曾参与采访报道徐文科的英雄事迹，发表在《铁道兵》报上。还曾在“徐文科英雄事迹展览馆”当过讲解员。

(一)

徐文科，1942年4月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马庙区建设公社第三大队。

新中国成立前，徐文科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里，父亲长期为地主背柴，积劳成疾，无钱医治，最后吐血而死，母亲只能给地主做长工养家糊口。

1961年，因家庭贫苦，徐文科高小没有毕业，辍学回村劳动。当了社员后，他积极参加公社的集体劳动。1964年3月在农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被评为“三好社员”。

1965年3月，徐文科应征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十师47团5营22连的一名战士。

徐文科入伍后，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日记》和王杰的英雄事迹，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写的第一篇日记是：“要做一个永不褪色的接班人，最要紧的是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书，不折不扣地听毛主席的话，老老实实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二)

当年，铁十师承建成（都）昆（明）铁路北段的夹江县吴场镇至大凉山进口的峨边彝族自治县金口河的一段铁路。这段铁路线沿着大渡河往西南方向前进，桥隧相连，平均一公里一座隧道。徐文科所在的22连就在大桥湾一号隧道施工。

大桥湾一号隧道石质不好，容易发生塌方，部队从进口开始分成上下导坑分步施工。先打上导坑，边掘进边修拱顶。拱顶顶住上方的石头，防止塌方。上导坑掘进大约70米后，才开始开挖下导坑。

1965年9月3日下午5时，上导坑里刚掘进了三米，突然发生了大塌方。“轰隆”一声，像天崩地裂，碎石突然塌了下来，一股气浪把徐文科推倒，碎石一下子埋住了他的小腿。

一个刚参军入伍半年时间的新战士，平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恐怖的场面。怎么办？按照连长指导员在安全课上讲的“遇难逃生”的办法，徐文科如果要想逃出去，完全来得及。因为只要往外跑出三米就是拱顶，就进了安全区，绝不会再有生命危险。但是面临生死抉择，徐文科没有跑，仍然留在原地，一心想着救战友。他大声呼叫：“快撤！快撤！”被埋的战友也喊：“徐文科，你也快撤！”

年多时间，秦基伟的房东是翟家庄村霍士成家，他的儿子霍米贵、儿媳宋巧玲尚健在，现在全家8口人，1982年盖了3间新房，1984年又盖了6间新房，养有两头牛、1头猪、10只鸡。翟家庄当前生产生活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工业和资金，想购买汽车发展运输业；村里只有一口水井，用水紧张，计划打一眼深井；希望改善办学条件；请求给予贷款买奶牛。关于会里村座谈会参会人员，确定为当时的村自卫队队员李东义（61岁，1946年入党），闫连成（69岁，当时给部队喂马），焦银锁（68岁，当时司令部伙房在他家），刘堂角（70岁），还有魏来荣、闫新明。秦基伟一行到和顺后行程安排为，7日早上7时从左权动身，直接到会里村开座谈会，11点半午餐、午休，与会四套班子领导合影，之后到翟家庄看房东、植树。

1985年4月7日，秦基伟一行来到横岭镇翟家庄村，先去看望老房东霍米贵宋巧玲老两口，拉着他们的手说：“我还记得你们年轻时的样子，刚结婚就把新房让我们住，

彭老总赞扬的好战士

石俊美

“不要管我，你们撤！”徐文科一边喊，一边把被埋的战友往外拉，一个一个往外拉。

又一阵塌方，碎石把徐文科的安全帽砸掉了。他顾不得找安全帽，继续向外拉战友。

(三)

此时此刻，22连的连长和指导员都到团里参加军政干部大会去了，只有副指导员张保祥一名连队干部在连部。

突然，三排安全员付亮田，风一般地冲进了连部，上气不接下气，大声喊道：“塌方啦，大塌方！埋了好多人！”

副指导员张保祥惊呆了，立即抓起电话，向营部报告了大塌方的情况。

放下电话，张保祥命令：“通信员，紧急集合，全连干部战士一齐进隧道，抢救被埋的战士。”说完，张保祥抓起安全帽，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塌方地段。

隧道里紧张的抢救已经开始了，呼喊声和落石声混杂在一起。此时塌方处断电灯灭，一片漆黑。

统计员王祖仁把守在拱圈底下，只让出不让进。

张保祥不顾王祖仁的阻拦，冒着连续不断的落石，冲了进去。他大声喊道：“同志们，你们在哪里？”

被塌方埋住的徐文科和其他同志，听出来是副指导员的声，都说：“副指导员，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张保祥向着声音摸去，刚走近三四步，忽听得脚下有人喊：“踩我的脑壳了！”他连忙收脚，从后面拿过一个手电筒一照，发现徐文科在趴着，满脸血渍，嘴角还流着鲜血，石碴已经埋到了他的胸口。

张保祥连忙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徐文科喘着气说：“副指导员，我已经不行了，你快出去吧，不要管我了。”

“不要紧，首长和同志们来救你们了，能把你们都救出去的。”张保祥用手使劲扒着徐文科身边的石碴。

落石不断，徐文科晃动了一下身体说：“副指导员，你不要为我造成无谓的牺牲，你快走走吧！快走走吧！”

“沉住气，争取时间，咱们都能活着出去。”这时又有小塌方，张保祥用屁股挡住落石，又把安全帽从自己的头上摘下来戴在徐文科的头上。

徐文科从昏迷中醒过来，便埋怨起来：“副指导员，又塌方了，你怎么还不出去！”“我们修建成昆铁路，毛主席知道吗？”徐文科问道。“毛主席知道，他老人家时刻

都在关心着我们。”张保祥坚定地回答。

过了一会儿，徐文科恳求说：“副指导员，我要是死了，请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妈妈，告诉她我是为了修成昆铁路牺牲的，我死的光荣。”说完徐文科又昏迷了。

落石纷纷坠下，大塌方又开始了。张保祥面对这种情况，心急如焚。转眼间，碎石埋过了徐文科的胸部。

这时徐文科仰起头，用尽全力，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又一阵塌方，石碴埋过了徐文科的头。

(四)

外面抢救的同志，开动了压风机，向隧道深处吹进了凉风。张保祥也受了重伤，从昏迷中醒过来。

与此同时，五营营长赵金安也冲进了隧道，组织大家拼命抢救战友。

没有想到，几分钟的时间，更大的塌方倾泻而下，瞬间把徐文科和几个战友埋进了石碴堆里。

赵金安营长眉角被落下的碴石划伤，流了很多血，腰也受了伤。直到他们被巨大的碎石流推到拱顶外面，脱离了危险。只有几分钟，塌方把洞顶塌穿了，看见了天空，形成了尖尖的斗笠形状，足有六米多高。

这次大塌方共造成徐文科、金仕元、张志勤、刘继智、吴义明、李华春六位战友牺牲。副指导员张保祥等三人受了重伤，营长赵金安等十多人受了轻伤。

在这次大塌方中，涌现出了以徐文科为代表的英雄群体。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无论是老兵还是新兵，“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是艰险越向前，发扬了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他们的壮举，是人民军队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

铁十师师长尚志功接到大塌方的报告，第一时间向铁道兵司令员报告了大桥湾一号隧道大塌方情况。同时命令师医院、团卫生队，直接赶赴现场参加抢救工作。

紧接着，尚志功师长带领总工程师王文波等专家，飞速赶到现场，亲自指挥抢救被埋战友、处理塌方。

1965年9月8日，十师党委批准追认徐文科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授予他“模范共青团员”称号。

铁十师政治部以“伟大战士，真正英雄”为题发出正式文件，向全师通报表彰徐文科的英雄事迹，号召全师立刻开展向徐文科学习的活动。

感谢老区人民对共产党的厚爱。”宋巧玲听别人喊秦司令，感到很不理解，拉着秦基伟的手问：“怎么还当司令呢？那时候就是司令啦，几十年也没进步一下？”秦基伟开玩笑地说：“我是落后司令嘛。”

随后来到村边植树，秦基伟对现场群众说：“多年一直没时间来看看，战争年代你们出力啦。如今，我们都老了，要让后代知道胜利来之不易，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现在党的政策好，可以安心搞建设，发家致富。我听说县里很关心翟家庄，这里生活水平虽然比过去有所提高，但还比较穷。我们商量了一下，给翟家庄1台汽车，给房东1台汽车，你们去拉煤，更快地致富。”

秦基伟讲道：“现在讲干部年轻化，我们那时也都才二十几岁，所以要让年轻人进步，他们有文化，和我们不同。老同志要支持年轻人，在群众中帮他们树立威信。我这次来，第一是看看老战友，看看年轻一代的县领导，另外，我也为和顺、左权人民尽快致富出一点力。我在这里住了两年多，40年后又回来了，看到和顺、左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起来了，人民的生活好起来了，很高兴，但和其他地方相比还是落后，我们将采取更多的办法让老区人民尽快富起来。希望年轻一代要好好学习，做‘四有’新人，回到北京，我还要向邓小平主席报告，从长远考虑，给予老区人民更大支持。”

此次和顺、左权之行，是将军离开太行山40年后的第一次重访，多年后他回忆这次重返太行之行，仍然兴致很高，津津乐道。2025年，距秦基伟重访和顺又过去了40年。当年我们提的脱贫致富的意见建议，都已得到解决，和顺县广大干部群众正以饱满的斗志，奔跑在高质量发展的“春天里”。

铁十师政委徐冰亲自坐镇指挥，在成都市马家花园建起了徐文科烈士英雄事迹展览馆。

《铁道兵》报社组织了联合报道组，连续用三期报纸的十二个整版，刊登了徐文科英雄事迹的长篇通讯、《徐文科故事》《徐文科日记》和纪念文章。

铁道兵党委发出号召，开展向徐文科同志学习的活动。

(五)

1965年11月28日，彭德怀元帅（时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离京赴成昆铁路建设工地视察。一天，他看到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关于徐文科英雄事迹的简报，高度赞扬说：“徐文科心里装着只有战友，只有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彭德怀提出要十师看望隧道施工的干部战士。

1966年4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和彭德怀元帅在副师长段金城、后勤部副部长张新生陪同下视察了十师承建的海满隧道，彭德怀元帅对陪同的十师干部说：“当干部的，时时处处要把战士放在心上，爱护他们胜过爱护自己，这样部队才会出战斗力。”对洞内施工的战士说：“你们称得起开山的尖兵，穿山的猛虎，等山洞打通了，火车开来了，我坐着上北京，在毛主席面前给你们请功。”彭德怀元帅对十师的女技术员说：“铁道兵是一个技术兵种，需要更多的有知识、有技术的专门人才。”他再三叮嘱段金城副师长说：“技术人才是部队的宝贵财富，你们当领导的一定要关照他们，重用他们。”

彭德怀走出隧道，望见旁边的山坡上，有座坟墓。经询问得知，是施工中牺牲的烈士墓，他默默地走上去，见墓前没有墓碑，只插着一块写着姓名、单位的木牌，就对段金城说：“同志，这样不行，这样就对不起这些为建设成昆铁路光荣牺牲的战士。我们要让祖国和人民永远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勇于献身的精神，你们一定要给牺牲的干部战士每人立块石碑，碑上要刻上他们的姓名、籍贯、单位、职务、出生的年月和牺牲的时间，好让烈士的亲人和战友们前来扫墓悼念。”他一再吩咐段金城说：“洞内支撑一定不能马虎，要绝对保证战士们施工安全。”

1966年12月15日，铁十师47团在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轿溪火车站修建了徐文科烈士纪念碑。碑的正面铭文是“徐文科烈士永垂不朽”，左边铭文是“一心为革命”，右边铭文是“一心为人民”，背面铭文是“徐文科烈士生平事迹介绍”。

成昆铁路全长1125公里，就有2500多名牺牲的烈士。高高耸立在轿溪车站的徐文科烈士纪念碑，是成昆线上唯一一座为铁道兵战士个人修建的纪念碑。

一座隧道，一座雕像，一座纪念碑，将一个名字永远和成昆铁路连在了一起。他就是铁道兵战士——血性胆魄的徐文科烈士。

转载于《不朽的军魂——人物风采卷（续）》铁道兵战友网编著

第四代：常太生（常万金之次子）
 常太生，男，生于1966年，西马乡田家沟村人（现定居汾阳市），高级古建筑营造师，汉纹锦彩画县级非遗传承人，第一届榆社古建商会副会长，精通彩画、雕塑、绘画、纸扎、油漆与仿古建筑设计施工、古建筑修缮等专业。因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初中阶段就跟随其父常万金在村里画炕围画。1982年进入榆社县工艺美术厂，先后在河南少林寺、中岳庙等进行彩画，1986年通过绘画考试，以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太原市园林古建筑工程公司工作，任画师、施工组长等职。1988年到1995年期间，常太生先后在榆社古建公司、金漆厂、山西丹青古建筑有限公司工作，其间培养了他的外甥西马乡北山山村刘瑞峰、刘丽峰和侄儿常民新等几十名徒弟。定居汾阳之后，常太生每年在汾阳及周边承接仿古建筑设计、施工、彩画、泥塑、古建筑修缮等工程项目。2017年，在榆社古建商会举办的4期农民工古建技术培训中主讲彩画技艺（每期培训上百人），当年冬天在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两次主讲彩画并发有聘书，现为榆社县职业中学彩画班特聘教师。

第五代：

(1)常民新(常太生之侄子)

常民新，男，生于1981年，西马乡田家沟村人，初中文化，高级古建筑营造师，古建筑彩画县级非遗传承人，榆社古建商会第一届执委、榆社古建商会第二届会员。因出身在彩画、雕塑、纸活的工匠家庭，常民新从小受其祖父、二叔的熏陶，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1996年毕业后，跟随其二叔常太生学习古建筑彩画技艺，常年在全国各地进行彩画设计与施工，从业20多年，涉足10个省市40多个县区。2021年荣获山西省第三届“泰瑞杯”建筑职业技能大赛彩画三等奖，带过的徒弟及工人大约三四十位，其中有赵丽丽、赵瑜、赵宇廷、郭艳杰、李建波等。

(2)刘瑞峰(常太生之外甥)

刘瑞峰，男，生于1966年，西马乡北山山村人，因其母亲出身在彩画、雕塑、纸活的工匠家庭中，受母亲影响，从小喜欢绘画，1986年初中毕业后跟随其舅常太生进入太原市园林古建筑工程公司工作，连续4年在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彩画。刘瑞峰工作中刻苦钻研，很快熟练掌握彩画技术。1988年离开该公司，先后参与或承接了介休绵山风景区、汾阳、内蒙古等地及太原市康培集团生态园、太原东山养老院、太原市晋商会馆、大同古城、和顺县佛光寺、和顺县麻衣寺、延安市龙绕寺、灵石县静升镇高速口牌楼、广西南宁世博园、云南楚雄化佛山、太原市五一一路传统民居、安徽省凤阳县历代帝王庙、城隍庙、海口龙福寺、三亚市清水湾商铺等地的彩画工程。

(3)刘丽峰(常太生之外甥)

刘丽峰，男，生于1970年，西马乡北山山村人，农民技术员，高级彩画工，工程师，汉纹锦彩画县级非遗传承人，榆社宏祥古建筑有限公司负责人，榆社古建商会会员。1992年进入古建筑彩画行业，在从业30余年的工作中，参与和承接过17个省市自治区的多项古建筑及彩画工程。在工作中，刘丽峰通过不断学习、探索、实践，逐步掌握古建筑工程施工、彩画、泥塑等传统技艺，并从明清晋商大院的古建筑上收集、临摹、整理了大量的传统汉纹锦彩画图谱。期间，他培养了几十名徒弟和工人，其中技术比较突出的有张鹏鹏、史洞生。

二、筑城镇北马会张姓传承谱系

常丽峰于1992年春进入古建筑彩画行业，当时跟随其舅常太生与张晓波一起工作时，曾听张晓波说起过他的祖父张希圣的一些情况，又因这次整理榆社彩画传承谱系对他进行了多次电话寻访。2023年11月，常丽峰在榆社县非遗办填报非遗传承人时，见到过古建筑彩画省级非遗传承人鹿胜凯的申报材料，记得鹿胜凯在传承谱系中填写张希圣师从北马会村张六成。日前，我们前往北马会村寻访村中老人，在村口遇到一位年长者，问他有张六成的情况。老人说传闻村里以前有过一个好画匠，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张晓波也不知道其祖父张希圣生卒年份，只记得父亲说过张希圣年轻时从事过彩画，在抗战时参军，根据履历推算，张希圣约生于1902年，卒于1978年。过去一个工匠师手艺，一般是15岁以后；一个师傅能够有一定的影响力并有人拜他为师，一般都在40岁左右，由此推断出北马会张六成生于1870年到1880年之间。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且张六成后人也没有从事此行业，所以现已无从查起。

榆社彩画技艺传承发展谱系研究

李山岗 刘丽峰

(连载三)

一次照相 记忆一生

王景元

小学毕业，我去北京游玩，姐夫准备带着我去天安门广场，早一天就特意从战友那里借来一部“海鸥”牌相机。不照相时，姐夫把相机挎在肩上，照相时套在脖子上，很帅气。我也学着姐夫的样子侍弄着，梦想着能有一架属于自己的照相机。

初中，“小孔成像”揭开了照相技术的神秘面纱，心中那颗久埋的种子，便春雨浸润破土发芽。

那年腊月，二哥从新疆回乡探亲，带着我逛古城转商场，问我想要什么？藏在心

里的梦想脱口而出：“照相机。”二哥问我：“哪里有卖的？”“合作大楼。”我回答得干脆利落，话出口却有些忐忑，多年不见，见面就提这样的要求。

之前，我在合作大楼买文具，货架上一台相机让我久看不厌，于是向售货员细细对光圈的功能，操作起来也简便，可价格竟然高达30多块。为了凑齐购买它的费用，我有时甚至牺牲早餐，也只挑选价格低廉的文具。即使这样，与那30多元的差距仍是遥不可及。

去住合作大楼的路上，我暗自后悔，不该提出这样的要求，边疆工作的二哥赚钱也不易。走近柜台，看着标签，二哥问我：“可是这一款？”我轻轻点了点头。转眼相机到手，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无法用笔墨来形容。

继而又购得一本《摄影入门》，我便全身心投入到摄影技艺的探索之中。那时，冲洗照片费用颇高，为了省钱，我自制暗箱，购置定影粉、显影液、相纸夹子和镊子，自行尝试冲洗照片。秉承“失败乃成功之母”的信念，有空就反复试验，却始终未能获得一张令人满意的作品。我屡败屡战，虽耗费了不少财力与时间，却在失败的磨砺中品味到了独特的乐趣。

工作后，我购买过若干相机，但深知摄影这项技艺，并不能成为养家立业的依靠，因此与其渐行渐远。虽然未走上职业摄影师的道路，但摄影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割舍的热爱，为平淡的时光注入无穷欢乐。

